

中篇小说集

芝麻开门

刘玉栋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篇小说集

芝麻开门

刘玉栋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芝麻开门 / 刘玉栋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5.10

ISBN 978-7-5306-6847-4

I. ①芝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375 号

责任编辑: 孙 静

封面设计: 海东文化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济南精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字数: 168 千字

印张: 13.25

版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6.00 元

目 录

我们分到了土地	(1)
雾似的村庄	(23)
跟你说说话	(53)
大路朝天	(82)
芝麻开门	(123)
暗夜行路	(172)

我们分到了土地

1

那天早晨醒来后,我听到马儿哧哧的叫声。从被窝里爬起来,透过朦朦的窗子,我看到我们家院子里的枣树下面拴着一匹马。马是枣红色的,正垂着脖子啃一捆秆草。枯败的枣树枝条上挂满白霜,秆草湿漉漉的,马鬃也湿漉漉的。马儿抬起头,朝窗子这边看了一眼,我这才感觉到冷。我发现自己还光着身子。

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。

我穿好衣服,来到院子里。爷爷蹲在离马儿不远的地方,他抱着烟袋,几乎是蜷缩着蹲在那里,他瘦小的身子骨那么一缩,就像一个长年蹲在屋檐底下的咸菜缸子。刚才在窗子后面,我没有看到爷爷,这时候,爷爷看到了我,也许他看到了我眼里的迷惑。

爷爷说:“咱家的马。”

爷爷的喜悦之色再也无法掩藏,他突然不自觉地乐了,乐出声音来,他的每一道皱纹里都乐出声音来。

我闻到一股淡淡的马粪味,就像这深秋的早晨一样清凌凌的。

我说:“这不是咱家的马,这是生产队的马。”

爷爷的喜色已经收敛,他不再理我,他的目光集中在马上。这时候他站起来,抓起立在墙边的扫帚,一下一下地扫起马的身体,草屑和土块纷纷落下。有一根马毛飘起来,飘得很高,它从枣树的树杈间穿行,闪着金

色的光。

太阳升了起来。

我说：“爷爷，这下我有马骑了。”

爷爷说：“马可不是叫你骑的，马是来犁地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家没有地。”

这时候，我听到母亲在院子外面喂猪的声音，我觉得我该去上学了。

我说：“我该去上学了。”

爷爷说：“今天不去上学了。”

爷爷并没有瞅我，说这话的时候，还在给枣红马清扫着身子。

我说：“今天不是星期天。”

爷爷说：“不是星期天也不去上学了。”

母亲从外面走进来，手里提着泔水桶，她看到我站在那里愣神，就说：“刘长江，你还不进去上学，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太阳都一扁担高了，你还不进去上学。”

我说：“今天不去上学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今天不是星期天，为什么不去上学？”

爷爷放下手里的扫帚，他一边往烟锅子里摁着烟末，一边说：“今天分地，今天不是星期天也不去上学了。”

接着，爷爷擤出一把鼻涕，随手甩在潮乎乎的院子里。

爷爷说：“等一会儿去生产队分地，抓阄儿。你看看我这双手，糙得跟锅底似的，你看看。”

爷爷叼着烟袋，伸出一双大手来。

爷爷说：“我想让刘长江抓，他手干净，脑子也干净，没有私心杂念；刘长河不行，刘长河是老二，老二不能抓；要说老小也行，可是老小，刘土地，他脑子不灵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刘长江抓。”

母亲愣怔片刻，说：“那就不去上学了。”母亲听到刘土地的哭声，放下泔水桶，进屋去了。

爷爷让我去换一件干净衣服，我不太情愿地去了，我不喜欢穿干净衣服。一会儿抓阄儿的时候，那么多人盯着我，我不自在，我已经十三岁了，

我觉得一个十三岁的孩子,穿着新衣服去抓阉儿,肯定会被别人笑的。但我还是换了,因为我可以不去上学了。抓完阉儿后,我可以去村东的苹果园里坐上一会儿,看看有没有野兔子的行踪。

换好衣服,我重新回到院子里,看到刘长河正站在爷爷跟前。

刘长河说:“爷爷,刚才我去解手了。”

刘长河从来不说拉屎屙尿一类的词儿,他对谁都说他去解手了,虽然他只有九岁,他把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,并且用水顺过,头发紧紧地贴在他的脑瓜皮上。我知道他是在学习村南的马东,马东是镇上兽医站的兽医,人能把整个胳膊伸进牛屁股里,可他的头发从来都不乱。

刘长河说:“你跟刘长江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”

爷爷说:“你还不去上学? 太阳都一扁担多高了。”

刘长河说:“我也不去上学了。刘长江不去上学我也不去上学。”

爷爷说:“刘长江不去上学他去抓阉儿,你不去上学你去干什么?”

刘长河说:“我也去抓阉儿,刘长江能去抓阉儿,我为什么就不能抓阉儿?”

爷爷说:“刘长江是你哥哥。”

刘长河说:“那我换名字算了,我叫刘长江,他叫刘长河。我叫刘长江,我就是他哥哥。我是他哥哥我就可以去抓阉儿。”

母亲领着刘土地从屋子里走出来,母亲说:“刘长河,你较什么劲啊你,你再不去上学,我揍扁了你。”

刘长河说:“刘长江不去上学我就不去上学。”

母亲说:“刘长江不去上学他去抓阉儿,你不去上学我揍扁了你。”

刘土地看到母亲发火儿就嘿嘿地笑。刘土地的下嘴唇非常宽阔,就跟土地一样宽阔。刘土地笑着对母亲说:屙尿。

大家都知道,刘土地说拉屎的时候,屎就已经拉到裤子里了;刘土地说屙尿的时候尿也已经撒到裤子里了。大家都知道,母亲又要扇刘土地的耳光。“啪”一声,刘土地的左脸红了,刘土地就哭。

刘长河说:“揍扁了也不去上学。”

爷爷说:“不去就不去吧,今天分地,你们都去,老天爷一看人多,就能

分给咱们好地。”

我躲在爷爷身后，尽量地缩着自己的肩膀，我怕前面的人看到我。那件深蓝色的学生装很硬很板，就像牛皮纸做的一样。我的脖子开始不舒服起来，来回蹭几下，反而更厉害了。刘长河领着刘土地跟在我的身后，刘长河也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，他过于俊俏的脸跟我们的弟弟刘土地形成强烈的反差，这时常令我们的母亲李秀英悲喜交加。每当有人对刘土地过于关注的时候，我们的母亲李秀英就指着刘长河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刘长河。”现在，母亲正在家里洗我们的衣服，照顾我们家的枣红马。

我们跟在爷爷身后，穿过一条条小巷，绕过一座座猪圈，浩浩荡荡地向生产队的饲养处走去。刘长河在后面唱着歌，我知道，这是那个拐子老师教给他的，几年前我也学过，现在我已经忘了歌词。刘长河声音洪亮，字正腔圆。刘土地就像他的战友一样，被他拽得东摇西晃。刘土地的嘴里也在唱，不过，那属于他自己的歌，谁也不会听懂的。

饲养处里已经没有牲口，它们被人们带回各自的家中，草料里开始增加营养，鞭子即使落在身上，也变得软弱无力，它们开始过幸福生活。在饲养处空旷的大房子里，一排排整齐的木槽里空空荡荡，显得清冷许多。木槽里的板子被牲口的舌头舔得光滑明亮，现在，它的里面坐满来抓阉儿的人们。人们坐在里面抽着烟说着话，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双手挂在木槽上面拴马缰绳的柱子上，就像镇中学的学生们在上体育课。我坐在门旁的一块石头上，周围依然弥漫着浓重的马粪味儿，我看到刘长河已经爬进木槽，刘土地在下面急得呱呱直叫，他的鼻涕已经流进嘴里，在那宽阔的下嘴唇上扭动着，就像流淌在平原上的两条小溪。

爷爷说：“刘长河，你给我下来。”

刘长河说：“他们都坐在里面。”

爷爷说：“他们都坐在里面是等着抓阉儿。”

爷爷正想过去把刘长河抓下来的时候，队长从里屋走出来，后面跟着张会计和王测量员。爷爷就立在了那里。

队长说：“大伙静一下，都到齐了吧？还有没到的吧？没有了是不？咱马上就抓阉儿，抓完了阉儿咱就去分地。看到这斗了吗？原来它是分

粮食的,现在咱用它来分地,里面放的是号码,念到谁,谁就抓,只准抓一下子。噯,孩子也来了不少,不管是大人孩子,就只准抓一下子。”

队长怀里抱着一个柳条大斗,他的目光很快从我眼前闪过去了。这时候有人喊:“有没有弄虚作假?”

队长说:“头朝下,谁要弄虚作假谁头朝下,他妈的屁一个。”

爷爷来到我身边,他伸出粗糙的手掌把我拉起来,拍打着我的衣服,把手掌放到我的后脑勺上,说:“斗里是纸团,你不要看,你闭着眼抓一下就行。”

会计开始点名,整个房子里静下来,我看到我的邻居高台阶走过去。我喊他台阶叔,他不过二十一二岁,有个小女儿,叫小芹,刚刚会跑。他已经跟父母分家过了,所以他是代表他老婆张春梅和女儿小芹过去抓阄儿的。高台阶长得高大黑壮,平时喜欢跟人掰腕子,总赢,不过今天,我看到他把手伸进斗里去的时候,抖得厉害。当他把纸团攥到手里,轻声地骂了声×他娘。

我不由得紧张起来,耳朵里塞满马嚼草的声音,心里有野兔子蹿来蹿去,我想我的同学们现在正坐在教室里,听花蝴蝶女老师讲解神笔马良的故事。明年我就要考初中了,考上初中我就要到镇上中学里去上学,像那里的学生一样在单杠上吊来吊去。我觉得爷爷把我的手攥得越来越紧,我能闻到爷爷的粗布衣服里散发出来的热烘烘的鲜腥味儿。

“刘小鸥。”

爷爷的手哆嗦一下。刘小鸥是我爷爷的名字。我爷爷刘小鸥片刻之后把我推过来,我爷爷刘小鸥的两手就像树叶一样落在我的肩头,软弱无力。我听到刘长河喊我的名字,他说:刘长江你不能过去,凭什么让你刘长江……我知道是爷爷堵住了他的嘴巴。我听到刘土地放声大哭的声音,他只有六岁,可他哭起来的声音却像六十岁的老人。

我把手伸进去,像爷爷嘱咐我的一样闭上眼睛。我摸到一粒纸团,它潮乎乎的,凹凸不平,就像兽医马东的女儿马宁宁摁在我手里的纸团一样潮乎乎的,凹凸不平。马宁宁个头比我还高,坐在我后面,她总喜欢用铅笔戳我的脖子。有一次她趁花蝴蝶女老师回头写字的工夫,把一粒纸

团塞进我手里，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铅笔字：你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吗？我的脸马上就红了，浑身痒得厉害，就跟现在一样。我知道我出汗了，热气腾腾地出汗了，在这个深秋的上午。

还没等爷爷回过神来，我就展开纸团，我看到了一个粗壮有力的“1”，心里不禁“扑通”一下子。我一直把这个数字看得十分高大，时时刻刻在追求它，我想学习是“1”，我想个头是“1”，我想体育是“1”，我处处都想是“1”。此时，我手里攥着这个“1”字，激动万分，以致我爷爷刘小鸥跑过来，把纸条拿到他手里时，我还没有从这个“1”中回过神来。

这时候，抓阄儿结束，三十多个小纸团已经来到人们手中。爷爷刘小鸥双手捧着那张小小的纸片走到队长面前，说：“队长，你看看；队长，你看看。”

队长一看就乐了，说：“刘小鸥，你的孙子真疼你，上来就给你逮个第一，以后你就第一下去了。”

爷爷说：“这是啥意思？”

队长说：“分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
我想我的任务已经完成，该松口气了，于是就想松一口气，但我还没来得及喘过气来，屁股上就挨了一脚。刘长河在后面喊：“你妈的刘长江，凭什么好事都轮到你头上，凭什么好事都是你刘长江的。”比我矮一头的刘长河怒目圆睁，他的屁股后面跟着比他矮一头的刘土地。

我不愿意理他们，我感到很累，我想去村东的苹果园，我想坐在苹果树下面歇一歇，我也不想再去追什么野兔子。所以我回过头，走出马粪味儿熏天的大房子。走出饲养处时，我还能听到刘长河的叫骂声和刘土地的哇哇怪叫。

2

那个傍晚，我放学回家后，书包都没有放下，就跑进西偏房内，我叫它“小饲养处”。马儿正嚼着草料，前蹄时而敲一下干硬的地面，发出“咔咔”的声音。槽子是爷爷连夜垒起来的，现在它依然散发着麦草和泥土的

味道，它们混合着淡淡的马粪味儿，让人感到这间一向清冷的房子有了生机。我想我得给马儿起个名字，起个我喜欢的名字。

我听到母亲拉风箱的声音，她正在做晚饭，屋子里充满黑烟，母亲的身子在黑烟中时隐时现。

“刘长江，你死到那里干什么刘长江！”

显然母亲是看到我钻进西偏房，她才这样喊我。也许母亲喊我好几声了，我正在给枣红马想名字，我没有听到。

“刘长江，你听到了没有？”

“有话你就说吧，我这不站到这里了吗。”我站在院子里，看到红彤彤的太阳把枣树枝照得像染了颜色。

“你看看哪儿的风？”母亲的声音从黑烟里钻出来，有些嘶哑。

我抓起一把干土，然后往头顶上一扬。

我说：“西北风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上房顶，把烟筒上那两块砖头挪到北面去。”母亲边咳嗽边喊。

我爬上我们家的土房子，然后把那两块砖头挪到北面去，炊烟马上就

从烟囱里钻出来。

虽然屋顶上风很大，但我还是想在上面多待一会儿，我看到太阳红得就像徐家铺子的油炸糕；我看到村北枣树林里有一个扛着猎枪的人在追赶野兔子，他的前面有一条黑色的猎狗；我看到村西马颊河大坝就像课本里的长城一样拐了个弯儿；我看到村南的土路上，卖豆腐的刘迷糊正推着小车往村里赶；我看到槐树底下刘长河跟几个小孩子正玩一种叫“骑马”的游戏，刘长河当“柱子”，一个男孩弯着腰，把头钻进他的裤裆里，另一个男孩子从十米外跑过来，一跃就骑在他的背上。此时，只见刘长河大叫一声，那两个孩子就趴在了地上。刘长河弯着腰，两手捧着裤裆，显然是把他的蛋子撞疼了。我看到刘土地正坐在猪舍里，跟我们家那头白色的大肥猪友好地说着什么。我看到高台阶的老婆张春梅正扭着圆圆的屁股追赶她家的一只母鸡。太阳越来越红了，有一半已经扎进枣树林子。我看到炊烟罩住了整个村子。我想到了这个村子的名字，它叫齐周雾。

“刘长江，你死到上面干什么你不下来？”母亲在下面喊我。

我没有回答。我悄悄地从梯子上溜下来。这时候，我母亲正站在院子里收拾她洗过的衣裳。母亲的脸庞红彤彤的，在夕阳中她依然年轻。

母亲说：“刘长河呢？”

我说：“他在槐树下面玩骑马。”

“该死的。”母亲接着说，“刘土地呢？”

我说：“刘土地在猪舍里抠猪耳朵呢。”

“该死的，”母亲说，“你爷爷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没有看到爷爷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去找找你爷爷，饭熟了，你喊刘长河回来吃饭。”

我说：“我去找爷爷，我喊不动刘长河我不喊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不喊谁喊，你喊他，他不回来我揍扁他。”

我们的母亲李秀英发怒了，她说：“翻天了他。”

我来到槐树下面，我说：“刘长河，回家吃饭去了刘长河。”

刘长河不理我，我知道他还在生我的气，他没抓上阉儿就怨上我。

我说：“我告诉你了刘长河，你不回家吃饭挨揍别怨我。”

说完，我就向南走去。天已经变得灰蒙蒙的，这时候，羊和鸭子的叫声特别响亮。我看到高台阶正饮牛回来，他们家分到了牛。他一手提着木桶，一手牵着牛缰绳。

我说：“台阶叔，你看到我爷爷了吗？”

高台阶说：“分完了地我就没看到他，他是不是在饲养处？他喜欢在那里晒太阳。”可太阳早就落下去了。

我想了想还是去了饲养处。饲养处的院子很大，以往，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。这里有三盏电灯，把整个饲养处照得亮堂堂的，但是现在，饲养处黑乎乎的，静悄悄的，一点儿亮光都没有，我有些害怕，就拐出来。

我看到了马宁宁。马宁宁推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，走起路来趑趄趑趄的。马宁宁也看到了我。

“干什么去呀刘长江？”

我说：“我去找我爷爷。”

马宁宁说：“你爷爷又不是不认得家，你找你爷爷干什么？刘长江，上午你为什么没去上学？”

我说：“我分地去了。”

马宁宁说：“有你爷爷你去分什么地呀。”马宁宁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变得比原来漂亮多了。我害怕跟她面对面地说话。

我说：“我找我爷爷去了。”

马宁宁说：“你站住，刘长江。”

我说：“干什么？”

马宁宁说：“我知道你不会骑自行车，明年咱们就升初中了，升上初中就得去镇上的中学，咱们得骑自行车去上学，以后咱们一块儿学骑自行车好吗？”

我说：“以后再说吧，我找我爷爷去了。”

拐过一个墙角，我听到机磨坊里的机器声。我看到张会计推着一口袋面粉从里面走出来。我说：“张会计，你看到我爷爷了吗？”

张会计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他躲开磨坊里射出来的灯光，仔细看了看我的脸。

他说：“原来是刘小鸥的孙子。”

张会计说：“下午量地的时候，我看到你爷爷哭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爷爷为什么哭？”

张会计说：“因为你们家分到了五块地头子。叫谁谁不哭？叫我我也哭。”

说完，张会计就走了。

我走下一个坡，然后沿原路回家。我想爷爷现在肯定正蹲在院子里抽烟。于是我一进门，先找黑乎乎的院子里那一点儿红红的火头。可是，我没有找到，我听到枣红马在西偏房里甩尾巴的声音。我走进西偏房，发现枣红马的两只眼睛在黑暗中尤其明亮。

“找到你爷爷了没有？”母亲说。

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我爷爷下午哭了。”

母亲把咸菜端上桌子，稀粥和窝头还热在锅里。刘土地把手伸进咸菜碗，他说：“吃菜。”母亲没有理他，母亲说：“你爷爷为什么哭？”

“张会计说，我们家分到了五块地头子。”

“五块地头子？”母亲说，“上午你抓了个儿？”

“我抓了个第一呀，队长笑着对爷爷说，往后，我们家就第一下去了……”

我还没有说完，母亲就给了我一个耳光，我眼前立刻升起一团金色的星星来。不过，母亲没有再打我，也没有骂我。她把饭和菜端上来让我们吃着，就走出去。刘长河、刘土地他们呼噜呼噜地喝着稀粥。看到母亲走出去了，刘长河放下碗，“哧哧”地笑起来，说：“刘长江，叫你抓，挨揍了吧。你寻思好事还都是你的了。”

刘土地也跟着刘长河笑起来，刘土地说：“叫你抓。”

半夜里，母亲把我叫起来。母亲的脸色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些苍白。她说：“刘长江你起来，穿上衣服跟妈一块儿找爷爷好吗？”

我看看柜上的座钟，都十二点半了，爷爷还没有回来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害怕起来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就像糯米糕似的堵在心里。我一边穿着衣服，一边想哭。

母亲说：“快点穿。”

我拿着手电筒，跟在母亲身后。村子里静极了。如果有动静的话，那是风吹过树枝的声音。初冬的天气有些寒，我看到母亲还穿着单薄的褂子，我发现母亲在黑夜中矮了许多。

母亲来到本家二爷爷的屋前，本家二爷爷家的窗子黑洞洞的；母亲来到队长家的门前，队长家的大门已经插上了；母亲领着我转了大半个村子，母亲和我又回到家里。

母亲说：“都睡了，整个村子就跟死了似的。”

我从爷爷睡觉的屋子里走出来，我说：“爷爷还是没有回来。”

母亲说：“睡觉吧，睡醒觉，爷爷就回来了。”

于是，我和母亲又重新回到床上去。母亲没有脱衣服，我也没有脱衣服。我听到刘土地磨牙的声音。我听到床下老鼠打架的声音。我听到母

亲翻身的声音。我听到外面狗叫的声音。

母亲说：“睡着了没有刘长江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
母亲说：“我们到地里去看看吧。”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母亲说：“害怕是不是？”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母亲说：“怕什么，我们两个人呢。”

我和母亲又从床上爬起来，还是我打着手电筒，母亲走在前面。我们穿过黑乎乎的胡同，走过黑乎乎的街道。天上的星星亮晶晶的，它们一动不动，就像野兽的眼睛，它们能吞掉手电光，它们能引起狗的叫声。

母亲说：“忘了给牲口添些草料。”

我说：“我已经添了。撒尿的时候给它添的。”

我们走出村子，穿过一座土桥。我看到了熟悉的枣树林，我知道那里面曾经有人上过吊。我们沿着小路向前走，两旁全是蔫巴巴的麦苗子，它们在白天是绿的，到了夜里就跟夜一样的黑。

我说：“牲口是不是不睡觉？”

母亲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你等着问你爷爷吧。”

我们来到七号方。我们生产队有五块地，分别叫七号方，李家坟，南岗子，北菜园，苜蓿地。我们来到了七号方。

我喊：“爷爷！”

我的声音就像砖块沉进水塘里一样沉进黑夜里。

“别喊。”母亲说，“招魂呀。”

我们从北地头走到南地头，看到的全是土坷垃和麦苗子。我们又向东走去，我知道前面不远就是南岗子，南岗子的北面有一口很细很细的水井，人只要进去是翻不过身来的。我们来到南岗子，又从南地头走到北地头，看到的除了土坷垃就是麦苗子。我用手电照了照有井的那面，黑乎乎的，什么也没看见。我们又向北走去。我的身上开始冒出汗来，先是热气腾腾，后是清冷冰凉。我知道前面就是李家坟了，头皮禁不住一阵阵发

麻。我知道李家坟有一片坟地，坟地中间有三棵枣树，如果有人敲一敲树干，蛇就会从坟里钻出来。

“歇歇吧，我累了。”

我觉得身上冰冷冰冷的，一点劲儿也没有。母亲在前面走得很快，我几乎赶不上她。

“歇一会儿吧，我走不动了。”

“歇什么歇，深更半夜的，谁在这野地里歇脚。”

“我走不动了。”

“走不动也得走。”

借着手电筒的光，我看到母亲的额头上全是汗水。她的两只手就像划船似的不停地摆动着，好像舍不得揩去脸上的汗水。母亲的脚下长着鸡眼，在后面看过去，走路就像跛子一样摇摇晃晃。

“干脆把手电关了，你看你甩来甩去的，弄得人心里发慌。”

于是我关掉了手电筒。我的脚下就有些乱套。我摔了个跟斗，发现地里多了一道道的土坎。在星光下，那三棵枣树就跟三个人一样，那一座座的坟头连成一片，黑黢黢的，就像外国童话里那冷森森的古堡。

母亲突然说：“你还记得你爹吗？”

我一愣，说：“我没有爹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有爹，他叫刘大海，现在他正在城里的被窝里搂着那个骚娘儿们睡大觉呢。”

我说：“我没有爹。”

实际上我是有爹的。我知道他不要我们了，他在城里又找了女人，就不要我们了。我还记得那年的事情，我大概有刘长河这么大，那年我爹经常从城里回来，他白白胖胖，脸比徐家铺子里炸油条的徐家丫头还白。他不理我们，哦，那年还没有刘土地。他不理我们，他不是捂上被子睡大觉，就是站在枣树下面发呆。队里分了地瓜，母亲一趟趟地从地里扛回来。他站在枣树下面，母亲扛着一口袋地瓜，把腰板挺得直直的，从他的身边走过来走过去，好像想证明什么，但他并没有瞅一眼母亲。刘长河因为吃到他买来的糖块，于是就想表示亲热，刘长河趴在他的腿上，两只眼睛向

上瞅着他。刘长河似乎在想一些问题，嘴巴里的口水就淌出来，流在他的毛料裤子上，他大叫一声，我就看见刘长河飞了出去。

我爷爷说：“你永远也别回来，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我没有儿子，我只有孙子。”

于是他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我们绕过那片坟地，来到北地头。我知道北地头下面，是一大片水湾，夏天，那里面长满水草。我们在里面逮小鱼，捉青蛙，有时候能看到水蛇像箭头一样在水面上飞来飞去。我还不知道水湾夜里的样子，于是我往那边抻了抻脖子。

母亲说：“你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母亲蹲下来，仔细地端详着不远处一团黑乎乎的东西。我打开手电筒，看到了爷爷的后背。爷爷黑色的粗布褂子被风掀起一角来。爷爷坐在土坎上，身子有些歪。

我说：“爷爷，都这么晚了，你坐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爷爷没动身子。我就跑到爷爷前面去，我看到爷爷的烟袋锅子插进土里，一只手攥着烟袋杆，好像是睡着了。这时候，母亲也跑过来，母亲把手放在爷爷的胡须上，我看到母亲的手在哆嗦，腿在打飘。

“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。”

母亲蹲下来，把爷爷的两只手挎在肩上，但爷爷的身子已经不打弯了。母亲让我用手托住爷爷的屁股，然后她站起来。

我们往前走。刚挪了两步，母亲就摔倒在地上。爷爷也滚到一边。母亲坐在地上，深喘一口气。

母亲说：“我们先回家吧。”

过了片刻，母亲又说：“你爷爷已经没气了。”

葬了爷爷之后，那天下午，邻居们都走了。喧闹了几天的院子，猛地静下来。刘土地坐在枣树下面玩尿泥，天已经很冷了，刘土地仍是穿着一